





蔣維喬 著

# 蔣維喬日記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 CIP ) 數據

蔣維喬日記：全 30 冊 / 蔣維喬著 . — 北京：中華書局，2014  
ISBN 978-7-101-10421-9

I. 蔣… II. 蔣… III. 蔣維喬(1873 ~ 1958) — 日記 IV. K825.4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11935 號

ISBN 978-7-101-10421-9



9 787101 104219 >

責任編輯：張 進 李曉明 張學領  
封面設計：劉 麗

蔣維喬日記

蔣維喬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祖龍古籍膠印裝訂廠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1044 印張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價：26000.00 元

---

ISBN 978-7-101-10421-9

## 出版說明

蔣維喬（一八七三—一九五八），字竹莊，別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是我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及養生家，與近代史學大師呂思勉並稱「常州二先生」。

蔣維喬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系列教科書最早的策劃和編撰者之一，他投身新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十餘年，編輯出版的《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等在教育界影響巨大。他曾協助蔡元培改革教育制度，組建中華民國教育部，完成中華民國學制草案，革新教育內容，為中國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蔣維喬佛學修養深厚，他與當時佛教高僧諦閑、太虛等交往密切，與丁福保、葉恭綽、蒯若木、梅光羲、黃幼希、徐蔚如、江味農等大居士同修，而作為教育界的重要一員，他還是中國將佛學引入大學的第一人。蔣氏一生著述頗豐，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佛教史》等都是學術史上頗負盛名的著作。

由上海圖書館收藏的蔣維喬日記稿本，記述內容始於光緒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二日，止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全部日記由鷓居日記（三本）、退庵日記（三十一本）、因是齋日記（四十七本）三部分組成。日記從其在書院讀書起一直記述到他去世前不久，詳細記錄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的政治、文化及個人的治學、交往與遊歷，涉及民國時期教育近代化的歷程及文化界的巨大變動，以及民國時期佛教發展和居士群體的生活。因此這批日記實是研究中國近代教育史、文化史、佛學史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日記是一種私人化的文體，記錄的隨意性較強，蔣氏日記亦是如此。有時會因為某些原因而中斷一些時日的記

錄；有時是隨意夾入與日記內容相關或無關的紙條、便箋；塗改、補充時而有之。本書將此批蔣維喬日記全部收錄，甚至原本中的封面、封底、所夾所貼的紙條、細簽亦無一遺漏，悉按原稿順排。在真實反映文獻原貌的基礎上，爲了便於讀者閱讀，我們在排版時對於一些有特殊情況的簽條按以下方式處理：

一、凡固定於某頁的簽條，條下有文字者，簽條及簽條下的內容均予保留。如本書第二冊，第三九五頁有簽條，則第三九五頁爲簽落下頁，第三九七頁爲簽掀起頁。第三九四頁內容在第三九六頁重複出現一次，以便讀者順讀上文。

二、凡夾於頁間的簽條，有的與日記內容相關，有的似無關聯，我們一律保留。如本書第十五冊，第三四七頁爲夾條，則第三四六頁內容在第三四八頁重複出現一次，以便讀者順讀夾條前後的文字內容。

在時間的記錄上，蔣氏日記亦較隨意：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年號紀年和公元紀年並存。爲閱讀方便，我們在各冊目錄中括注了公元年份，但因干支紀年與公元紀年的差異，括注年份並不能完全反映日記的準確起迄時間，僅供參考。日記中，農曆與公曆紀日法交替使用，有時也會給閱讀者造成混亂，如《退庵日記》（六）中「十一月廿七日」的日期旁注有「正月十五」，次日的日記日期就記作「正月十六日」（見本書第四冊第三〇〇、三〇一頁）。則此「十一月廿七日」爲農曆記法，而旁注的「正月十五」爲公曆記法，實此日應爲清宣統三年（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亦即公元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五日。再有，諸如日期誤記、塗抹、某日重複記錄等情況也在日記中時常出現。例如，《因是齋日記》（四十二）所記時間應爲民國二十二年，原件誤書爲民國二十三年（見本書第十六、十七冊）；《因是齋日記》（四十三）中有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的日記（見本書第十七冊第三三八頁），而在《因是齋日記》（四十四）中再次出現了這一日的日記（見本書第十七冊三四五頁）；《因是齋日記》（七十四）中二月二十二日出現了兩條相似內容的日記（見本書第二十八冊第五一頁）……

影印出版蔣維喬日記的目的之一是爲廣大學者提供原始文獻，以資研究，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獻原貌是我們編輯本

書的根本原則。故此，除上文中提到的對某些簽條的排版略有不同安排外，對於日記原本中的種種問題，我們不再做任何處理，原件原樣，謹供學者深入研究、探討。

蔣氏日記作爲民國名人日記之一種，既是珍貴的歷史文獻，又是近代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極具史料價值。隨着搶救、保護民國文獻的呼聲日益提高，中華書局策劃編輯出版「中國近代名人手稿日記叢刊」，爲保護民國文獻盡一己之力。《蔣維喬日記》即爲此系列之第一種。我們將力爭不斷發掘沉寂於各大文獻收藏機構中的中國近現代名人的珍貴手稿，使之化身千百，以廣流傳，服務學術。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四年十月

## 序 言

黃夏年

近現代中國，是一個出現各種大家的時代。在這些天家中，有投身革命、為建立新中國而捐軀獻身的；有著書立說、構建理論影響世人的；有宣教佈道試圖拯救社會的；還有早期從政、晚期從事教育默默耕耘的。蔣維喬先生就是最後一種人。他就像一瓶老酒，散發出誘人芳香，以他的思想和文才，既專事著述，又編纂了衆多教科書，澤及後世。

### 一、生平

蔣維喬先生（一八七三—一九五八），字竹莊，別號因是子、鷓居子，江蘇武進（現常州）人，當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佛學家，同時還是一位養生名家。蔣維喬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兄弟五人，排行第三。父親名樹德，字高行，飽讀詩書，不應科舉，注重人格培養，唯願其子讀好書，做明理君子。蔣先生七歲入私塾，十二歲學作文，十五歲時已讀遍五經，十六歲時古文基本練就，讀書過目成誦，文章詞賦一氣呵成，鴻鵠之志顯露。十年私塾讀完，即開始教書生涯。十九歲時文章大進，家貧無書，從師孝廉莊士蘭（另說莊興）遊學，始窺學問門徑。弱冠之年進常州府學，眼界大開，閱《綱鑑會纂》和《曾文正公家書》，稍知門徑，知過去所學皆為平常之學，世間學問層出無窮，乃棄八

股，讀史籍，進入學問殿堂。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秋，蔣維喬先生考入江陰南菁書院，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精舍（一八九六年原龍城書院改作「常州致用精舍」，一九〇二年又改爲「武陽公立小學堂」，即現常州局前街小學）。在學期間潛心研究經史輿地等學問，又對西學產生濃厚興趣，廣泛閱讀中外史籍和時文報刊，詳考出處來源，思索做人之理，天下大事置於一心，憂天下之憂，觀世界之變，是爲新派領袖。此時西學東漸，中國戰敗，缺少人才是爲中國上下共識，爲培養人才，新式教育在各地風起，學院變學堂，亟需使用新教材。蔣先生中西俱通，文理兼得，有很好的語言文字能力，又有難得的自學能力與敏銳的觀察力，是編纂教材的不二人選。一九〇三年，蔣先生應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之聘，着手編輯小學教材，費盡心血，歷時兩載，廣覽國內外成果，主要參考日本教科書，先後編纂《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高等小學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女子高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多種教材。出版發行後，各地模仿，一時成風。蔣先生重視教育，盼望國強，發起並主持商務印書館開辦的小學師範講習所，培訓師範生，其後又主持尚公小學、商業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並於一九一〇年編著了《學校管理法》一書。之前他還曾參加蔡元培組織的「中國教育會」，提倡婦女解放，長期在愛國女校講課，引進課間體操，鼓勵學生交流，校風爲之開明，從而新人輩出。爲促進學術研究，蔣先生參與編纂商務印書館大型工具書《辭源》，又編輯了哲學、倫理學、地理學等多種書籍，特別是鼓勵出版譯著，凡有擬出新譯，必先過目，所寫評語，眼光深邃，見解獨到，所編之書亦獲好評。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首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蔣維喬先生應邀任教育部秘書長。當時教育部缺少人員，條件簡陋，創業維艱，蔣先生不畏萬難，兢兢業業，以身作則，率領工作人員輔助蔡總長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數月內擬就《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規範普通學校和師範學校的名稱、教育內容、課程設置、教學要求，改「學堂」爲「學校」，實施教育普及。其後又草擬《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編輯中學及師

範學校教科書等，中國教育制度由此與現代教育接軌。一九二二年七月年蔣先生擔任江蘇省教育廳長，又開教育經費單列之先例，率團前往日本、菲律賓等國考察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及社會教育狀況，對促使國家教育發展，功不可沒。

一九二五年七月，蔣維喬先生辭去官職。適逢東南大學鬧學潮，江蘇政府懇請先生任校長，臨危受命，不計後果，努力踐行。學潮平息，師生擁護，校紀重建。不久，國民軍佔領南京，蔣先生脫離官場，定居上海。一九二九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一九三八年，任上海正風文學院院長，並兼鴻英圖書館館長、《人文月刊》社社長。居滬期間，保持氣節，拒絕汪偽政權誘逼，堅持辦學。

解放初，蔣維喬先生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蘇南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常務副主席。曾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等。一九五三年六月，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務委員。一九五八年六月離世，享年八十五歲。

蔣維喬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編纂或撰寫各種書籍數十本，其著述及文稿在他生前即已全部捐給上海圖書館。據何宗旺博士統計，蔣先生的著作主要有：《因是子日記》，《竹翁自訂年譜》，《因是子文集》，《心理學講義》（與長尾慎太郎合著），《教育學講義》（與長尾慎太郎合著），《因是子靜坐法》，《青年之人生觀》，《大乘五蘊論注》，《中國佛敎史》，《佛敎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綱要》（與楊大膺合著），《佛學綱要》，《宋明理學綱要》（與楊大膺合著），《中國的呼吸靜坐養生法》，《從南京教育部說到北京教育部》，《論讀經非幼稚所宜》，《教育大政方針私議》，《論硬教育與軟教育》，《我的生平》，《東方哲學之體系》，《墨子哲學研究》，《三論宗之人生觀》，《三論宗之宇宙觀》等〔一〕。

〔一〕 何宗旺，《蔣維喬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二〇〇三年博士學位論文。

## 二、貢獻

蔣維喬先生自述：「爲學無常師，凡有一藝之長者，輒不恥下問。喜爲實學，不願以詩文名，然詩文未嘗不工。初治詞章，後治古文，不立宗派。至晚年，則信筆所之，惟求自在，不尚矜奇。偶爲詩，語必驚人，然以爲無病而呻，不苟作也。」<sup>〔一〕</sup>此說至誠矣。正因爲蔣先生從小古文基礎好，及長熟讀經史哲，弱冠鑽研西學，故中外俱通，他一生不僅在教育與政治方面卓有成效，學問方面也給後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

蔣維喬先生在中國哲學研究上，認爲過去傳統的中國哲學流派是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雜家等派，後來的宋明理學歸併到儒家，現在受西學東漸的影響，按西方的方法論可以將中國哲學分爲自然主義派、人爲主義派、苦行主義派、神秘主義派、理性主義派。他進而指出：「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和西洋、印度哲學思想的發展，是同一種規律的。這種規律是什麼？就是哲學最初誕生，都是討論人身以外的宇宙問題，例如本體觀、宇宙觀，這些問題離人身非常的遠。後來進了一層，就來討論社會問題，例如政治、教育等，這些問題，仍舊是離開人身的，不過比較切近一些。再進一層，到了神秘派出世以後，於是中國哲學思潮的趨勢，差不多完全轉到討論到人生的問題上來了，所以他們研究人怎樣能够長生不死，怎樣去服食修煉，由神秘派到理性派，那更是以人生問題爲研究的中心，他們雖沒有繼續神秘思想，詳加討論人的長生不死等問題；但是很注重人格的修養，心意的操持，知識的探求，以及自身生死等問題。雖然他們也討論了天理，還是無處不涉及及人生的。所以理性派的哲學思想，比神秘派的思想，更由外而內向，更顯明的表現它的進展，是依著天然規律的。」<sup>〔二〕</sup>

蔣維喬提出的以哲學思想爲經、以哲學家爲緯的新的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和將中國哲學分類的新標準，並沒有得

〔一〕 蔣維喬，《蔣維喬自述》第一編「因是先生自傳」，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一三頁。

〔二〕 蔣維喬，《中國哲學史綱要》，臺灣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五五一—五五二頁。

到學術界的認可，但是他的勇氣與學術膽識還是讓後人敬佩的，這是中國最早從事哲學研究的成果之一，開拓了學者的眼界。

教育學是蔣維喬先生又一貢獻領域，而且是他一生職業所係。他對教育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認為「教育須注意於社會、國家，而施諸個人也。蓋教育不可離個人而施，故宜以個人為本。然進一步言之，個人為社會之一分子，亦為國家之一分子，故教育者對於被教育者必以個人之全體發展為目的，藉以裨益社會國家，且其效果，存於永遠者也」<sup>〔一〕</sup>。這就表明他主張的是教育必須服從國家的利益，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離開了國家的教育，是不成功的教育。在教育中，道德與人格的養成自然格外重要，同時也要注意綜合的因素，因為：「然吾人在世，道德的品性以外，更須許多之活動，故專以養成道德的品性為教育之目的，其論似失於隘。蓋教育所期，在社會的活動力之發展，如道德的品性，為達此目的之一法，教育學上屬諸訓練，而與養護、教授相待，以完教育之目的者也」<sup>〔二〕</sup>。

蔣維喬所說的教育方式，就是今天教育所提出的素質教育，其目的還在於培養對國家和社會有用的人才，教育不能偏頗，身心分離的教育是不成功的，德智體要全面發展，「教育者宜就身心二方面調和發達之」<sup>〔三〕</sup>。教師的表率對學生影響非常大，「教師不善，則教育無繇成功，故欲教育學生，先須教育教師，教師之資格既完全，而後可以言教育矣」<sup>〔四〕</sup>。蔣維喬根據社會的現實情況，要求把教育的重點放在普及教育方面，要讓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尚未進學校的人都能享受教育的權利，因為教育與國勢是相聯繫的，「國民之智識愈下，則國勢之發展愈難」；欲求救濟，非提倡平民

〔一〕 蔣維喬，《教育學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版，一〇頁。以下兩段所用引文，均轉自王景玄《蔣維喬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研究》，西南大學二〇一一年碩士學位論文。

〔二〕 蔣維喬，《教育學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版，四三頁。

〔三〕 蔣維喬，《論學堂輕視體育之非》，《教育雜誌》一九一八年。

〔四〕 蔣維喬，《教育學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版，七五頁。

教育不爲功」<sup>〔二〕</sup>。蔣維喬教育思想指導他編纂教科書，又把這種思想用在他辦學的理念上，取得了成功經驗，成爲我國有名的教育家。

蔣維喬年輕的時候體弱多病，非常注意養生，靜坐默思，調息養生，自創靜坐法。蔣維喬說：「靜坐法，即古之所謂內功也。」<sup>〔三〕</sup>靜坐的要點是通過控制呼吸的頻率來達到調整身心的統一，進而取得養生的效果。「心戰於內，物誘於外，全體精神，既妄想顛倒，渙散而不統一，不能宰割肉體。於是肉體則徇種種嗜好，戕賊其生機，心與形日離，遂生百病，甚且夭折，比比然也。靜坐者能萃全身精神而統於一，天君泰然，百體衆令，自然體氣和平，卻病延年。」<sup>〔四〕</sup>靜坐法實爲靜氣功一種，歷代人士將其神秘化，歸爲佛道之術。蔣維喬將這種神秘外衣剝開，給予通俗解說，「一掃向者怪異之談，而以心理的生理的說明之」<sup>〔五〕</sup>，大衆皆能把握，受到歡迎，影響甚大。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說：「自十四歲起，我學『因是子靜坐養生法』，我早上會沐浴和靜坐，然後散步，晚上九時必寬衣就寢。」<sup>〔六〕</sup>南懷瑾曰：「『因是子靜坐養生法』是他學習『靜坐』的反應實錄，可以貢獻給大家做參考。」<sup>〔六〕</sup>

蔣維喬在佛教研究上成績尤爲顯著。他早年學習佛教，中年信仰佛教，晚年撰寫佛書。中國高校開講佛學，肇始者就是蔣先生。他自述：「北大的有佛學講座，和我有間接關係；今東南大學的佛學講座，和我是直接關係。南北大學的講佛學，可說都由我發端。」<sup>〔七〕</sup>其自傳中亦談到：他曾發起請張炳楨開講唯識，蔡元培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得他

〔二〕 蔣維喬，《江蘇行政教育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四年版，七二頁。

〔三〕 蔣維喬，《因是子靜坐養生法》，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三頁。

〔四〕 蔣維喬，《因是子靜坐養生法》，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二四頁。

〔五〕 蔣維喬，《因是子靜坐養生法》，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四頁。

〔六〕 蔣維喬，《因是子靜坐養生法》前言，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前言一頁。

〔七〕 蔣維喬，《因是子靜坐養生法》前言，中國長安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前言一頁。

〔八〕 蔣維喬，《江蘇教育廳三年的回憶》，《改造雜誌》，一九四六年創刊號。

的介紹，亦列座恭聽。因在北大哲學系，設唯識科，請張先生主講。我國大學之有佛學課程，蓋自此始。後「又因東南大學之請，每週往講佛教哲學，南方大學之有佛教課程，實始於此」<sup>〔二〕</sup>。

蔣維喬認為：「然我國佛教，自漢代輸入以來，於教理方面，特別發達，且有潛心冥悟，融合西來之義諦，獨自成宗者，如天台、華嚴是也。至於歷史，則數千年來，事實複雜，向無有系統之典籍，可供參考；欲從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獲得。此其故，由佛教徒缺乏歷史觀念，在印度已然，我國人亦承受其影響也。雖然，研求教理，若有歷史為依據，則所得結果，必益精確。是則歷史之研究，實足為教理之輔助，豈可忽哉？余夙有志於此，又自審學識譫陋，未敢率爾操觚，乃借資於東籍，竭年餘心力，以成此書。」<sup>〔三〕</sup> 蔣維喬是中國較早研究佛教的先驅之一。當時中國學術界正在生吞活剝地消化西方及日本傳來的治學方法，對佛教的理解處在介紹的初級階段。他本人學佛三十餘年，曾經走過不少彎路，故特別重視介紹普及佛教的知識。為此他在撰寫《佛學綱要》時，曾經製訂三條原則，亦即：「一是佛學上的專門名詞不易瞭解，最為初學的難題，這書於專門名詞，可以少用，就舍而不用，遇到必用的名詞，隨時拿這名詞界說意義，講明以後，方敘述下去，倘若行文時不便多加說明，就在本句底下加以夾注。二是佛學上高深的道理，也為初學所不能明瞭的，這書，多采事實，少談玄妙，只將佛學上根本原理，詳細說明；此外各宗的、廣泛的學說，概從省略。三是佛家的修道方法，各宗派別不同，也很複雜，這書不一一羅列，只將簡單而可以實踐的，說明大略。」<sup>〔三〕</sup> 蔣維喬知難而上，借助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撰寫了《中國佛教史》一書，實為不易。此書內容豐富，簡潔明瞭，線索清晰，適宜對佛教不瞭解的人閱讀，是中國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雖然有人認為此書有抄襲日本學者成果之嫌，但是考慮到當時的學術背景，中國學術尚在開新之時，所以他能夠撰寫系統的佛教歷史介紹讀物，

〔二〕 蔣維喬，《蔣維喬自述》第一編「因是先生自傳」，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九頁。

〔三〕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叙言》，《蔣維喬講佛教》，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三〕 蔣維喬，《佛學綱要·自序》，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四—五頁。

開中國人眼界，其行可佩，其心可贊。是故此書，包括後來又撰寫的幾部介紹佛教教理的著作，出版之後，一版再版，流傳百年而不衰，影響了整個中國佛教界與學術界，也為他贏得了聲譽。

總之，今天在百花齊放、學術成果衆多的情況下，我們反思蔣維喬對佛教研究所做的貢獻，應該感謝他所做的一切，正是有了他的筭路藍縷開拓之功，才使佛教的學術研究開始走上新的道路，使衆多的後來者在他的成果指引下，徑入佛門，推動了佛教研究的不斷深入。

### 三、《鷓居日記》、《退庵日記》、《因是齋日記》

蔣維喬自述：「自弱冠後至於今四年中稍置書，始有志於小學，圈點段氏《說文》未半輒止。復從事於算學，略窺其門徑而又輒止。西學入中國，心又始之。又略涉其端倪，東翻西閱，濫泛無歸，惟於詞章一道略有工夫。清夜自思，慙焉內愧，請自今以後，凡從前未竟之書則補讀之。每日作記，力除從前之弊。凡每日之行事，有關學問者，或心之所得，亦備錄於此焉。丙申季秋之月初二日自識。」<sup>(一)</sup>「丙申」是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蔣維喬二十四歲。他慨於以往蹉跎歲月，讀書不精，又不系統，於是發誓要將過去未讀之書補上，於是開始每日作記，將一天的事情、學習的學問和心得記載下來，幾十年來，蔣維喬鍥而不舍地堅持下來，最終積累了厚厚的八十餘本日記。

《鷓居日記》係蔣維喬最早開始撰寫日記所取的名字。鷓者，是鷓鴣，一種小鳥，體長約十釐米，背赤褐色，腹灰褐色，尾短，捕食小蟲。亦稱「桃蟲」、「巧婦」。《莊子·逍遙遊》曰：「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後人遂以「鷓枝」比喻聊可自慰的處境。蔣維喬將日記取名為「鷓居日記」，表明書不可不讀，學則少有成效，這是他當時安身於境的安居心態。戊申年蔣維喬將日記改稱「退庵日記」，這時正是他一生開始參與世俗事業的時期，已經不再過安身自適

(一) 蔣維喬，《鷓居日記》。

的日子，退出庵居。一九二九年蔣維喬將他的日記再改用別號「因是子」而題的「因是齋日記」，一直到他去世，沒有再更名。

閱讀蔣維喬日記，可以看到他一生的軌跡。早年專心讀書，進行了大量閱讀，例如丁酉年十二月日記最末處寫道：「自去歲九月至今歲六月，讀《通鑒》一百二十卷，《庸庵文編》四卷，《續》二卷，《外編》四卷，《日記》六卷，《籌防錄》四卷，《芻議》一卷，《治平六策》一卷共廿二卷外，凡讀《方輿紀要》十二卷，《時事新論》兩卷，《中東戰紀》八卷，《西國學校》一卷，《曾惠敏日記》二卷，《金軺籌筆》四卷，《日本國志》四十卷，都二百十一卷。其餘泛濫所及，時務報五十冊，萬國公報十二冊，農學十六冊。歲聿云暮，於二十日解館歸。」可知他這一年讀了二百餘卷的書，其中還包括大量時事報刊，涉及了古今中外的知識，像海綿一樣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他不僅讀書，讀書之時還善於用腦，要做出一些點評，如戊戌年八月廿二日記：「閱《方輿》十一頁。顧氏江南省冠首一序，極言吳人之可用，歷舉劉、項、明太祖故事以實之。喬以為江南之人，自魏晉以上皆可用，故吳越彊於春秋，劉項起於秦末，項羽八千子弟乃今之蘇州人也。六朝以後，江左習於繁華，而日益柔弱矣。若夫江北之民，其強悍猶昔日也，故明太祖之兵起於鳳陽，近來淮軍創於合肥。江以南蘇、松、常諸屬之民則柔脆不堪用矣。夫勤苦則其民憂，憂則強，奢侈則其民樂，樂則弱。理有固然，非古之吳人異於今之吳人也。此意未經人道，故識於此。」

蔣維喬的日記，為我們瞭解他的學問為人，更重要的是為那個時代的一些重大事情提供了充實的資料。例如宣統二年，社會去除封建呼聲愈強，剪去髮辮成為整個社會的活動，十二月十五日記：「今日慎食衛生會在張園開剪髮，余於午後亦在家中將髮辮剪去，數十年可厭之物一朝除之，快甚。而余妻於為我剪畢之時，乃痛哭一番。余喜而彼哭，婦人心理殊不可解。蓋視余之去髮與世俗落髮出家者等也。二時後余至張園觀大眾剪髮，每剪一人，則大眾拍手狂呼，圍而觀者千餘人，剪去者約有數百人。」一九一五年六月，蔣維喬到湖南湖北考察教育情況，分別以較長篇幅記載了湖北省第一師範情狀、湖北省武昌國立師範學校情狀、湖北省模範初高中學校情狀、長沙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情狀、

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情狀、楚怡小學校情狀、明德學校情狀、周南女子學校情狀，這些日記對瞭解民國時期學校的情況有重要作用，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一九一七年，蔣維喬考察日本教育和菲律賓教育，並把考察所得詳細記載於日記中。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爭打響，蔣維喬這時正在上海，遂將每天的戰鬥情況寫在日記之中，保存了第一手史料。

編書是蔣維喬早期最重要的成績，他在商務印書館編纂了當時風靡一時的教科書。在日記裏面，蔣維喬記載了編書的過程，爲了能够編書，他大量閱讀有關書籍，甚而爲了編植物學的書，親自學習采集標本。戊申年「四月內爲商務所編纂《簡明中國歷史》教科二冊，凡三月餘而畢。初等小學所用歷史至今無善本，余此書自信爲極淺而適用，亦生平得意之作也」。一九〇九年，「爲商務所校改者有：《各科教授法精義》一冊，《新教育學》一冊，《學校管理法要義》一冊。自編者有：《簡易國文教科書》六冊。又學堂表簿二十九種，說明書一冊，自娛之書《選舉須知》一冊，《名學淺說》一冊，《城鎮鄉地方自治要義》一冊。又《章程通釋》一冊，《議員須知》一冊，《龍門師範校友會雜誌》第二冊，《孽海花》小說一冊。除《名學淺說》外，皆非成件之書，然合計尚不過七冊」。

佛教對蔣維喬一生影響最大，從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接受佛教信仰的。他在戊申年除夕自記：「又下半年以養病故，於衛生益注意於釋氏之學，好之益篤。」次年蔣維喬開始讀佛書。正月初八，「閱《大乘起信論義記》」。正月廿二日：「徐君紫虬自金陵回，余君同伯託攜贈《大乘起信論》、《無量壽佛經》兩書。晚寫致余同伯書論佛學，並囑其紹介於楊仁山先生。」此後，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蔣維喬已經完全接受佛教信仰，經常手不離佛經，每天要念佛教大咒，對佛教的經典與學問興趣日濃，已超出他開始「於衛生益注意於釋氏之學」的初衷，信仰佛教成爲他的自覺行爲，也是他日後撰寫佛教書籍的動力之一。

作爲近現代最負盛名的氣功家，蔣維喬練氣功係因他從小體弱，爲了健身而開始練功。後來氣功成爲他養生與調節工作氣氛的重要工具，效果日顯。在他的日記裏，幾乎每天都記載了他靜坐的記錄，如己亥年四月初七記：

「西人養身之道嘗以權權人之輕重，如人身日益加重，則身體必日壯。如日益輕，則惴惴焉，是懼求所以補益之方。」九月廿八日記：「功夫稍得手，肝陽尚熾。……今春病後，從事身心之學，養心寡欲。尋著孔顏樂處，吾身始有所主。爲己之學，其效如此。人心最可危，不能無所棲泊。不知存心養性，則見美色即棲泊於美色，慕功名即棲泊於功名，覩貨財即棲泊於貨財。吾自幼至壯二三十年，以有限之心神，役於無窮之物欲，從流忘返，徬徨無主。噫！可懼哉！夫子示人以知止，老莊教人以虛心實腹，釋迦牟尼教人覓無住真心，皆示人以棲泊之所也。得其棲泊之所，則可以卻病延年，日進高明。不得棲泊之所，則終身役役日究污下，與禽獸無以異。」十二月三十日記：「今歲自三月後，留心養氣功夫，氣質大變，內有所主，外物不能奪，此立身之效也。樂天知命，素位而行，此處世之效也。古人讀書、養氣二者並進。余從前祇有讀書功夫，無養氣功夫，亦緣學力未到之故，無可勉強。明年就徐墅陳姓教讀之館，不能如今歲之閉戶靜坐，當讀書、養氣二者並行。蓋讀書而不知養氣，則博極群書亦不免玩物喪志，養氣而兼讀書，則左右逢源，益收集義之效。以此自勉，毋忘毋荒。計今歲工夫，三月至五月辛苦艱難，舟行逆水，至六月始有效驗，痼疾漸消。七月至九月，漸入佳境，尚不免陰陽之災。十月至十二月，則功候純全，一無病苦。然自十月前，竟能絕欲。十月後，亦不得不稍通人道，亦境遇之不得不然。他日機緣一至，定當斬斷情根，遁入世外。姑存心養性，以俟之。」

#### 四、結語

日記是人一生中最真實的記錄，通常每天的生活及感想等都會在日記中有所反映，因此日記也是研究一個人很重要的的一手資料。蔣維喬生前所撰日記，時間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五八年，共八十一本，記載了他一生長達六十二年的日常生活與過往的事情。二十世紀是中國歷史最動蕩、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蔣維喬是當時知識份子的代表之一，雖然他大多數時間只是默默耕耘，編書著書，教書立德，於平凡中走完不平凡的道路，但作爲一個時代的親歷親聞者，